

第十九章 田氏娘家人登門

夜裡，文王縣迎來了入春以來的第一場雨，也宣告著農耕正式開始。這個時代還沒有玉米，每年就種一季小麥，由春到秋，小麥的收成幾乎決定了整個家庭這一年的日子。

雨水足，年景好，這一年農民的日子就好過一點。雨水少，小麥長得不好，那大家就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。

春雨不斷，大家磨拳擦掌，一邊祈禱這雨能多下一點，一邊攢足力氣，就等著雨停以後去地裡播種。

受這雨的影響，李家人全都閒了下來，正好要下種了，傅折桂決定好好歇一歇，等下種完以後再接著開店、建房。

傅折桂最幸福的時刻大概就是數錢的時候，她趁著大家放鬆的時候把帳本拿出來，跟大家分享這種喜悅。

現在李記洗衣坊的生意已經趨於穩定，每天賺的，除去給工人的工錢、房租，還能剩下一兩半左右。

「也就是說，不到二十天的時間，我們就能賺下一頭牛？！」李二郎驚訝出聲。牛啊，他以前想都不敢想，現在竟然這麼容易就能擁有了。

「今天改善伙食，你們說，是想吃排骨還是想吃雞？」張氏感覺自己過上了夢裡的日子，手裡有錢，她也大方了很多。

「想吃雞屁股，也想吃大棒骨，還想吃肘子，燉得爛爛的肘子，一口咬下去，又軟又黏……」田氏的口水都快流下來了。

「看妳那個饞樣。」張氏瞪了她一眼，卻決定滿足她。這些日子田氏也算出力不少，她都是看在眼裡的。

隨即，她的目光落到了李三郎身上。

李三郎這些日子深沉了不少，每天少言寡語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。

真是世事弄人，要是以前李家也能每天賺這麼多銀子，張氏也不會捨不得那十兩銀子不給他下聘。可就算娶了楊翠翠又能怎麼樣？唐家就會承認李三郎這個女婿嗎？

張氏不想去想這個問題，把目光移到李小妹身上。現在李家有錢了，名聲也好，她只希望給女兒找個好人家，讓女兒能開開心心的過日子。

李小妹低著頭，也在想這個問題。她覺得，若是傅登科沒考中功名，他們大概有七成的機會能成，若是考上了……她的心又揪到了一起。

雨稍微停了一會兒，傅折桂跟李小妹出去買肉。路過一條胡同時，她們倆遇上困難了。

這條胡同地勢有點低，周圍的雨水都匯合到了這裡，所以這裡出現了一個五大步寬的水坑。她們若是淌過去，肯定會弄濕鞋襪跟衣裙。

換一條路？可這條胡同是最近的一條路，若是換了，一會兒回來得晚，雨再下起來，她們會更狼狽。

正猶豫著，胡同對面走過來兩個人，其中一個十六、七歲的年紀，穿著素白繡花

的裙子，頭上簪著銀釵，眉如柳葉，口似櫻桃，畫了淡淡的妝，氣勢淡雅，在這小巷裡簡直如同蓮花一般美麗。

另一個看起來有五十來歲，穿著青布衫，好似是老媽子。

「娘，我……怎麼……」女子指著那水坑，拉著那個婦人撒嬌。

原來她們是一對母女，真是奇怪，這樣的母親有這樣的女兒，也算雞窩裡飛出了一隻金鳳凰吧？傅折桂被她們吸引了注意。

李小妹也朝那邊看去，她覺得那個老婦人有點眼熟，可怎麼也想不起到底是誰。接下來，讓傅折桂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現了，老婦人背起女子蹣跚過大水坑，從她們身邊走過。

女子的衣裙是半點沒髒，可是那老婦人卻被壓彎了腰，弄髒了衣褲。

這女人……簡直一言難盡，傅折桂不再多想，提起裙角邁進了水坑。

買好了菜與肉，天空開始下雨，傅折桂跟李小妹趕緊回家，沒想到一進門她又看見了那對母女。

傅折桂抬頭看看家門，腹誹著，確實是李家，她沒走錯啊。

「大嫂，我想起來了，這個婦人是二嫂的娘。自從咱們家敗落，她就三年沒來了，怪不得我剛才怎麼也想不起來。」李小妹壓低聲音道。

哦，傅折桂表示明白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，古人誠不欺我！

正堂裡，張氏端坐正中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就好似一尊泥菩薩一樣，對徐氏跟田素蘭不理不問，顯然十分不待見徐氏。

也是，像這種見別人窮了就不登門，富了就趕緊貼上來的親戚，誰也不會喜歡。旁邊，田氏笑嘻嘻的看著，也沒說話。

對此，徐氏很不滿，卻不好發作。

李二郎倒是想說話，可是他只見過徐氏幾次，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就在這時，傅折桂進來了，打破了屋中的僵局。

張氏抬眼看看她，一點給她引薦的意思都沒有，而是告訴她灶上燒了熱水，讓她趕緊去喝一碗，免得受風著涼。

傅折桂察覺到屋裡的詭異氣氛，點了點頭，晃了晃手中的菜與肉，「那我進去做午飯。」

徐氏終於找到機會搭話了，「不用這麼麻煩，又是肉又是雞的，我……」見傅折桂手裡有排骨跟雞，她的眼睛就開始冒綠光。

都說李家有錢了，果然不假，這次她可是來對了。

不過她咧著嘴還沒說完，就被張氏給頂了回去，「也不麻煩，這是我們本來就要吃的，根本不知道親家要來。」她這句話可一點都沒給徐氏留面子。

徐氏鬧了個沒臉，可是她又不能跟張氏發脾氣，就冷著臉對旁邊的田氏道：「我在家是怎麼教妳的？到了夫家要勤勞賢慧，早起晚睡，好好侍奉婆婆，伺候丈夫，妳都忘了嗎？還在這裡坐著，不快去廚房幫忙。」

田氏早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她了，她也並非好欺負的，立刻挑著高音道：「娘，妳

是這麼說的嗎？我怎麼記得妳告訴我嫁過去以後一定要把李家的錢弄到自己手裡，以後才好過日子，至於婆婆什麼的，我是二房，千萬別管。怎麼，我記錯了？」她笑得很真誠，也很無恥。

傅折桂都走到房門口了，聽到她說了這麼一番話，差點笑到腳軟，幸好她扶住了門框。

田氏這台拆得也太絕了！

徐氏的臉紅得就像一個大太陽，還是那種正午的炙熱大太陽。這要是在家裡，她早就找一根竹棍打田氏了。

她咬著牙，怒道：「妳胡說什麼，我什麼時候對妳說過這種話？」

「娘，三年不見，妳的記性怎麼變得這麼差，莫不是在家吃雞蛋吃多了，把腦子糊住了？妳忘了，就是我偷家裡雞蛋給妳送回去那次啊。哦，對了，還有……」

田氏是一點臉皮也不在乎，什麼都敢往外說。

徐氏坐不住了，若是有可能，她真希望地上有條縫讓她鑽進去。

這時，田素蘭恰到好處的站了起來，拉起田氏的手打斷她的話，「三姊，我們一起去廚房裡幫忙吧，讓娘跟張嬸好好說說話。」

田氏根本不想走，三年了，這些話憋在她心裡三年了，如今田家也有來求她的時候，她怎麼能不趁機好好發洩一下。

她還要再說，張氏卻忍著笑發話了，「就妳話多，還不快去廚房幫妳大嫂。」

田氏這才不情不願的帶著田素蘭走出去。

張氏瞥了徐氏一眼，也有種揚眉吐氣的感覺，不過總歸是親家，鬧得太過也不好，這也是她制止田氏的原因。

徐氏勉強擠出一個笑容，如坐針氈。

房外，田素蘭冷著臉埋怨田氏，「三姊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一點都不給娘面子。」

田氏也冷了臉，她一看到田素蘭身上的穿戴與那張臉就想撕碎，怎麼辦？

田家沒有兒子，只有五個女兒，田氏是老三，也是最不受寵的那個，從小徐氏就跟她說什麼都要讓著妹妹，妹妹是家裡的希望，她都忍了，等到成婚後依舊是這樣，可她換來的是什麼？

田氏恨啊，那年李二郎得病，她是如何哀求的，田家又是如何對待她的，她至今都忘不了！患難見真情，這句話一點不假，從那天起，她就不再相信田素蘭會帶著她過好日子的鬼話了。

就算田素蘭富貴了，也會毫不猶豫的把她一腳踹開，她只不過是田素蘭腳下的一顆石頭，踩著還嫌硌腳呢。

正因為如此，田家不來李家，她也再不想回田家了。

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現在知道我是妳三姊了？我給家裡拿了那麼多東西，我要用錢的時候卻一個銅子都沒有，妳們又是什麼意思？」田氏用了很大的力氣，才忍住沒給田素蘭一巴掌。

田素蘭忽然換了一種口氣，皺著眉道：「妳也知道，家裡困難……」

「別跟我演戲，妳是什麼貨色我還不知道？從小就慫恿娘擠對我們，我們打豬草

的時候，妳在學繡花，我們每天吃都吃不飽，妳卻每天一個雞蛋，妳還真當我們傻啊！是，我們是傻，可是也不會傻一輩子。沒錢？沒錢妳頭上的簪子哪裡來的？妳臉上的水粉哪裡來的？從野男人褲襠裡掏來的嗎？」田氏有些惡毒的道。

田素蘭還沒聽過這麼粗俗的話，她一個雲英未嫁的姑娘，立刻就怒了，「三姊，妳說的是什麼混帳話，我可是妳妹妹。我知道妳怨我，可這是算命先生說的，以後田家的富貴全靠我……」

「靠妳？那妳就去找妳的富貴吧，來找我做什麼？」田氏冷哼一聲，進了廚房。田素蘭也冷了臉，她沒想到有一天自己還用得著這個姊姊，早知道……算了，這件事還是娘跟三姊說比較好。

廚房裡，傅折桂跟李小妹忙得有條不紊，見田素蘭跟田氏走了進來，說是要幫忙，傅折桂當然要客氣一下，田素蘭怎麼說也算是客人，怎麼能讓她進廚房呢。田氏卻老神在在，根本不理這邊。

最後，因田素蘭一再要求，傅折桂也只能答應讓她留下來幫忙。

不得不說，田素蘭確實挺有生活情調的，比如這碗糖拌蘿蔔，照傅折桂的做法，把糖跟蘿蔔拌在一起，好吃就行了，可她卻不，她還要弄幾朵蘿蔔花出來，讓這道菜看起來很漂亮。

諸如此類，本來只是一頓家常菜，經過她的手一拾掇，就有了四星級飯店的水準。李二郎看到這桌菜，直誇田素蘭心靈手巧，就連張氏也多看了這菜兩眼，對田素蘭熱情了不少。

徐氏聽著女兒被人誇獎，臉上終於有了一絲笑容，她就知道她家素蘭是個好的！

「就會弄這些虛的。」田氏坐在傅折桂旁邊，所以她嘀咕的東西，傅折桂聽了個清楚。

對此，她只是笑了笑，人家能弄出來，也算一種本事。

當晚，張氏根本沒有要留徐氏跟田素蘭的意思，可是人家賴著不走，她也不好把人家趕出去，就讓她們兩個住了下來。

吃過晚飯，徐氏立刻把田氏叫到自己屋裡。

「妳妹妹也差不多到了說親的年紀了，咱們那個窮山村裡哪有什麼好人家，我這次來就是想在縣城裡給她找個合適的人家。」徐氏開門見山。

「哦。」田氏答應得有點漫不經心。

「跟妳說話呢。」徐氏擰了一下田氏的胳膊。

田氏疼得哇哇直叫，想還手吧，可徐氏畢竟是她娘，她只能從這張凳子上站起來，坐到了另一張凳子上，撫著自己的胳膊道：「娘妳說話就說話，擰我幹麼！」

「不擰妳妳不長進。妳說，這件事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該怎麼辦。」田氏巴不得田素蘭嫁一個傻子、癩子呢。

徐氏又要抬手，田氏先蹦了起來，「娘，我有主意了，我有主意了！」

「什麼主意？」

田氏眨巴了一下眼睛，「我們家老三還沒訂親，妳看他怎麼樣？」她所說的老三

自然是指李三郎。

徐氏有些猶豫，看向田素蘭。

田素蘭似乎很害羞，低著頭根本沒看這邊。

徐氏心裡有數，有些不願意。

田氏卻想促成這件事，李三郎那個臭脾氣，就算田素蘭長得再好，他也不會喜歡她的。得不到丈夫的喜愛，田素蘭還有好日子過？

萬一李三郎去參軍或者跟楊翠翠藕斷絲連，那不是更好？她都有點等不及看田素蘭被一腳踹開或者披麻帶孝當小寡婦了，到時候看她還怎麼在自己眼前神氣。

越想越舒心，田氏壓低聲音對徐氏道：「娘，妳可別小看李家。妳看見旁邊那個大宅子了吧？就是那個唐府，唐老夫人答應，只要她們一走，就把這宅子留給李家。妳說，光這個宅子能值多少銀子？」

徐氏吃了一驚，「妳說的是真的？」

就連田素蘭都抬起了頭。

「我還能騙妳們？」田氏誠懇道。

這下徐氏真的動心了，這唐府誰不知道，在縣城裡可是數一數二的，真要拿出去賣，賣個萬兩銀子估計都沒問題。一萬兩銀子啊，那得多少箱子才能放下？

田素蘭想得比徐氏遠，「妳跟我們說說，這唐府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怎麼會把這宅子送給你們？」

田氏也沒隱瞞，把李家跟唐家之間的事情說了一遍，不過關於李三郎和楊翠翠之間的事情，她只簡單的一語帶過，只說他們現在沒有任何關係。

這其間的曲折離奇簡直聞所未聞，徐氏驚訝道：「唐家竟然是侯府的？」

「妳說小侯爺已經走了？」田素蘭更關心這件事。

田氏點頭，「唐老夫人估計很快也會走的。」

對此，徐氏很高興，唐老夫人走了，那這座宅子就是李家的了，沒準……

田素蘭卻有種錯過的感覺，她原名叫田金鳳，後來讀了書才改叫田素蘭，可是她一直沒忘過「金鳳」這個名字的由來。

算命的說她將來會成為金鳳凰，富貴不可言。徐氏也說，生她的前一晚作夢夢見了一隻鳳凰落到田家，種種巧合使得全家人都對她寵愛有加。

她從小就覺得自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，所以她努力學習一切，找機會讀書。這次來縣城也是為了這件事，可是小侯爺卻已經走了……

田素蘭有點煩躁，難道她真要嫁給李三郎嗎？剛才在飯桌上她看見了李三郎，並不是十分滿意。

別管田素蘭怎麼想，徐氏是看上李家這套宅子了，第二天她就找了一個機會跟張氏說了這件事。

張氏雖然不喜歡田家，但卻有點喜歡田素蘭，她人長得好，做事乾淨俐落，尤其還讀過書，這一點為她在張氏心中增色不少。

可是張氏也知道李三郎就是一頭倔驢，所以她沒敢立刻應承，只說留徐氏在家裡住幾天，大家相處看看。

這就有八成的希望了，徐氏立刻樂呵呵的回去跟田素蘭說這件事。
田素蘭抱著試一試的態度，沒事就往李三郎身邊湊，惹得他厭煩不已。

第三天，天光放晴，所有人立刻衝進地裡，趁著土地濕潤的時候播種。錯過了這個機會，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下第二場雨，大家可不敢賭。

李家也不例外，所有人都扛著鋤頭拿著麥種下地，男人挖坑，女人撒種，播種完以後撒上放了一整個冬天的大糞，這春耕才算真的結束。

種地是辛苦的，傅折桂以前只在書本上看過，還不知道到底有多苦，現在她有機會領略了。

剛下過雨，泥土又軟又黏，走在上面沒一會兒就弄了一腳泥，甩掉那些泥根本沒用，不過片刻，那些泥又黏上來。

基本上自從下到地裡，傅折桂的腳就沒輕鬆過，足足沉了兩斤重。這還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每走幾步她的鞋就會陷到泥裡，往往腳邁下去，她才發現自己的鞋子不見了，然後再回去費力的把鞋子從泥裡挖出來。

如此反覆，傅折桂才撒了半圈種子就弄得全身是泥，大汗淋漓。

鞋子又一次陷在泥地裡，傅折桂氣得想把鞋子扔到一邊。

「大嫂，妳以前沒幹過這種活吧？」

對傅折桂來說，李小妹就好像有超能力一樣，跟她穿著一樣的鞋，卻在泥地裡走得輕鬆自在。

她點點頭，現代加古代，這是第一次。

「妳去地頭休息吧，娘不會說什麼的。」李小妹小聲道。

「這樣好嗎？大家都在忙。」傅折桂有點心動。

「沒關係，咱們家地少人多，其實本來也不用咱們都下地的，還不是……」

李小妹拿眼往徐氏跟田素蘭那邊一掃，傅折桂就明白了，原來張氏這是藉機整治她們兩個呢。

再仔細看，果然，張氏基本上沒怎麼幹活，她一直盯著徐氏跟田素蘭。

對於徐氏，她只有討厭二字，至於田素蘭，假設這會是她未來兒媳，她自然要考驗一下，給人家一個下馬威。

總之，因為某些不能明說的原因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傅折桂也被帶到了地裡。不過知道原因，傅折桂倒是不急著撒種了，她坐在地頭，往四處看去，遠山碧藍如黛，近處芳草如茵，煙柳如畫，好一幅雨後春意圖。

她深呼一口氣，鼻間全是泥土的芬芳，倒也不枉費出來這一次。

傅折桂正高興著，旁邊突然傳來一聲驚呼，是田素蘭，此時她一身大糞，瑟瑟發抖如隆冬之鳥。

李三郎瞪了她一眼，收了糞桶，轉身又去一邊刨地。

田素蘭捂著嘴，眼淚唰的一下就流了下來。她有什麼錯？她不過是拿手絹給李三郎擦了擦汗，他就這麼對她。

「娘！」她畢竟還是一個小姑娘，受了這麼大的委屈，什麼想法都沒了，只能喊徐氏。

徐氏也傻了，想湊近田素蘭，只是她身上的大糞都是經過一個冬天發酵的，那味道頂著風都能臭上十里，她真的不敢往上湊。

「親家，妳……他……」徐氏指了指李三郎，又指了指田素蘭，嘴唇哆嗦半天，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張氏也沒想到李三郎竟然會做出這種事，走過去就將手中的筐子砸到李三郎的背上，「你這個畜生，看看你做的好事。」

李三郎一點悔過的意思都沒有，「誰讓她沒事就在我面前晃。」盯著張氏的臉，他一字一句的道：「你們想讓我忘了翠翠，沒門！」

張氏立刻明白了，李三郎估計以為這是她故意安排的呢，他這哪裡是拿大糞潑田素蘭，他這是拿大糞潑她呢。

「你這個畜生，我打死你！」張氏劈頭蓋臉對著李三郎就是一頓打。

李三郎也不躲，就任憑她打。

打了幾下，張氏看到他那新傷、舊傷疊在一起的臉，又心軟了。

扔下籬筐，她走到田素蘭身邊，揪了一把野草給田素蘭擦身上的大糞。這件事終究是李家對不起田家，她還要給田家一個交代。

田素蘭想蹲下來哭，可身上全是大糞，稍微一動，她就能感覺到大糞在她身上流動，真恨不得自己立刻死了才好。

她一邊哭，一邊吐，吐得膽汁都快出來了。

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田氏笑得眼淚流了出來，太痛快了，真應該叫上大姊、二姊、四妹一起看。

徐氏本來就生氣，田氏這麼一笑無異於火上澆油，她立刻拿起手中的傢伙去抽打田氏。

田氏一邊大叫一邊四處亂跑，引來周圍的人圍觀。

「這不是李家媳婦嗎，那邊那個一身大糞的是誰？」有人好奇的問。

「不知道，還真是一身大糞啊，哈哈……就李家的奇事多。」

田素蘭聽著周圍的議論，只想死，她第一次有點後悔。

田氏已經不是以前的田氏了，她根本就不該來李家，還有李三郎的事情，田氏一定是故意的，想看她出醜，是在報復她！

邊上的傅折桂看著這齣鬧劇，還真有點同情田素蘭，若是她也被……算了，想想都覺得噁心。

傅折桂以為田素蘭經過這次潑糞事件，會離開李家，沒想到自己還小瞧了她，她洗乾淨以後竟繼續留在李家，不過她這次好像想開了，沒有再去招惹李三郎，只是每天盯著田氏，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。

傅折桂很不解，這兩姊妹怎麼弄得跟仇人一樣？真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

第二十章 朱先生的關照

傅家也有一本難念的經，算著時間，皇榜應該已經放榜了，傅登科怎麼還不回來？

每天都在等消息，傅折桂覺得這種等待的煎熬都快趕上她等指考成績那年了，偏偏這時候傅家送來消息說傅老秀才的病情又嚴重了，讓她趕緊回去一趟。

自己回去管什麼用？爹的心病是哥哥！

傅折桂叫上李玉歸一起，希望他能幫忙安慰傅老秀才。

「娘，妳別擔心了，外祖父會沒事的。」李玉歸軟軟的道。

「是啊，嫂子，會沒事的。」李小妹也勸，如果可以，她真想跟傅折桂一起去傅家看看，只是她根本沒有立場那麼做。

幾人出了房間，卻發現梨花樹下早站了一人。那人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了，身上全是點點梨花瓣，更襯得身姿勝雪，表情卻帶著哀愁。

李小妹頓時紅了臉，低下頭去不敢往那邊看。

傅折桂心裡咯噔一下，傅登科這個樣子可不像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」，他不會真的被她猜中了，沒考中吧？

傅登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傅折桂說，他這次大考……

「沒中？」傅折桂試探的問。

傅登科羞得無地自容，過了半晌方點了點頭，他愧對父親，更愧對妹妹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從京城回來的，又回來做什麼。

他都這樣了，傅折桂還怎麼說他？況且她本來就覺得科考沒有那麼容易，不過……

「爹的病情又重了，你說，咱們怎麼辦？」

傅登科僵直了身體，他就是怕這個才不敢回家，先來找傅折桂，「不然，先不告訴爹我回來了。」說出這句話，他都替自己害臊。

「爹等的就是一個結果，不告訴他，估計他更揪心。」傅折桂不同意。

傅登科不敢說了。

「書稿賺錢了沒有？」傅折桂想起這件事，若這件事成了，也算給傅老秀才一個安慰。

傅登科的聲音更小了，「書稿丟了。」

「怎麼會丟了？！」

傅登科眼神躲閃，不肯說。

「算了，咱們還是先回家看看。」

傅折桂騎上小毛驢，傅登科騎上他的馬，兩個人忐忑的往傅家而去。

到了傅家，並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動靜，傅折桂鬆了一口氣，讓傅登科在外面等著，她跟李玉歸進去看看傅老秀才的情況。

按照她所想，傅老秀才挺喜歡李玉歸的，有他在，傅老秀才也許還能寬慰一點。還沒進屋，她就聽見屋裡有談笑聲，是傅老秀才還有另外一個男聲。

怎麼回事，不是說傅老秀才病情加重了嗎，怎麼還笑得出來？傅折桂一頭霧水。

「折桂，妳回來了！」周氏出來添水，見到傅折桂跟李玉歸，又驚又喜。

「娘，屋裡是誰？怎麼回事？」傅折桂趕緊問。

周氏還沒來得及回答，屋裡又走出一個女子。這個女子穿著淡藍色的衣服，長相

並不是非常美豔，可是那渾身的靈氣卻十分逼人，就好似一塊通靈碧玉一般剔透。她見了傅折桂，福了一個禮，「這位就是折桂妹妹吧，我叫朱寄雲，比妳年長兩歲，妳可以叫我寄雲姊姊。」

「雲中誰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？」傅折桂一下子就想到了這句詞，念了出來。

「正是，家母因為生我難產而亡，爹爹就給我取了這個名字，以寄相思。」傅折桂了然，可是她還是不知道屋裡的男人是誰，這個寄雲姊姊又是怎麼回事啊？

這時，屋中的傅老秀才聽見外面的說話聲，喊道：「是折桂回來了嗎？快進來拜見朱先生。」

「妹妹先進去，我去給你們泡一壺茶就來。」朱寄雲留下這句話，跟著周氏出去泡茶。看她跟周氏的樣子，竟然相處十分融洽。

也是，像她這樣聰慧瀟灑的女子，確實誰都討厭不起來。

傅折桂邁步進了房間。

房間裡，傅老秀才靠在床上，嘴角帶笑，神情寧靜，好似換了一個人一樣，一點也沒有傅折桂印象中的那種焦慮與愁苦。

另一邊的桌子旁坐了一個中年男人，這男人氣質儒雅，舉手投足間如同行雲流水一般，充滿優雅，讓人一看就很舒服。

「玉歸也來了，今天你們能見到朱先生也算是你們的福氣，還不拜見朱先生。朱先生，這是小女跟外孫。」傅老秀才笑著給雙方做介紹。

傅折桂趕緊向朱秋鴻福了一個禮，緊接著李玉歸也有模有樣的行了禮。

朱秋鴻點了點頭，將目光放到李玉歸身上，「這就是你說的那位『魁星』外孫？」

傅老秀才哈哈一笑，竟然對朱秋鴻道：「先生不妨替我看看這孩子是否能中狀元。」

朱秋鴻仔細打量了李玉歸，神色間有些吃驚。

「怎麼樣？」傅老秀才收了笑意，有些緊張的問。

朱秋鴻搖了搖頭，「佛曰：『不可說。』怎麼，你還這麼執迷科舉？」

傅老秀才神情淡然，「我只是隨便問問，先生卻說我執迷，難道不是先生執迷了？」

朱秋鴻跟傅老秀才相視一笑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傅折桂搞不懂他們在打什麼啞謎，不過她隱隱有種感覺，傅老秀才好像頓悟了，有種佛家所說的空明之感，至於他怎麼頓悟的，看來跟這位朱先生脫不了干係。這位朱先生到底是何方神聖？竟然能點化他。

傅折桂來景朝的時間短，又不關心讀書人的事情，自然不知道朱秋鴻是誰。

說起朱秋鴻，全景朝的讀書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，他就是當朝文壇泰斗，方技一門中的執牛耳者。他不但學問驚人，醫卜星相更是樣樣皆通，門下弟子無數，全是驚才絕艷之輩。

他的影響力之大，已經遠不是一個讀書人可以比的了，所以當今皇上任命他為國子監祭酒，專門為他培養人才。

這樣一個人似乎跟傅家沒什麼交集，可是就是有一些原因，讓他們在合適的時

間、合適的地點相遇。

這還要從三皇子曹宏明在破廟巧遇傅登科開始說，他受了傅登科一飯之恩，又愛惜傅登科的才能，想著以後能提拔一下傅登科。可是現在他正處於人生的轉捩點，成了就一步登天，不成就身敗名裂，根本沒法在傅登科身上浪費時間。

他怕自己以後忘了，在見到自己的恩師也就是朱秋鴻的時候就特意提了一下，讓朱秋鴻先幫自己留意著。

自己的弟子還是第一次提這種要求，朱秋鴻起了好奇心，想看看傅登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，便給他下了請帖，邀請他去朱府一敘。

朱秋鴻是什麼人，腿抖一抖，整個文壇都要顫兩顫的人，傅登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秀才，收到他的請帖時，那種激動和難以置信可想而知。

到了約定的時間，傅登科早早就等在朱府門外，可是事有湊巧，那天朱秋鴻臨時有事，就吩咐看門人，讓他告訴傅登科明天再來。

傅登科自然很失望，可是他心頭的火熱卻半點沒涼，他也沒回客棧，就在外面等朱秋鴻回來。

守門的人見他不肯走，就進去稟告府裡的小姐，也就是朱寄雲。

朱寄雲一開始並沒有把這件事當回事，每年等著見她爹的人，不說成千也有幾百，在門外等一等又算什麼？

可是傍晚的時候，傅登科還沒走，她就有點興趣了。

到了門口，她在門裡往外看了一眼，見傅登科並不是在門口裝樣子，而是正在那裡苦讀，她就有點欣賞他，讓看門的人給他拿了一盤糕點。

傅登科也餓了，拿起糕點一邊吃，一邊看書，結果一不小心糕點掉在書上，他又小心的將糕點掃下來，放進嘴裡，不敢浪費一粒糧食。

對此，朱寄雲有些嫌棄，一個讀書人不是應該先看自己的書有沒有被汙染嗎，怎麼還惦記著那一點糕點？她猜測傅登科肯定是一個吝嗇小氣的人。

可是這時候路邊過來一個小乞丐，小乞丐看到傅登科在吃糕點，就停在他身邊不停的舔著嘴唇。

傅登科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的糕點給了小乞丐，小乞丐吃得開心，傅登科也笑得開心。

這一幕深深打動了朱寄雲。她從小生活在京城的花團錦簇裡，看慣了各種虛偽狡詐，像傅登科這樣的人，她還是第一次見。

什麼是緣分？就是特殊的時間遇到特殊的人，一切變得不平凡起來。

第二天傅登科見朱秋鴻的時候，朱寄雲就躲在屏風後面，她發現他的文采當真了得。

等傅登科走了，家人收拾客廳，卻發現一個包袱，裡頭放的就是那本《科考寶典》還有一些傅登科一路寫的詩詞。

詩詞是傅登科準備拿給朱秋鴻看的，想讓他指點一下，只可惜這次見面太匆忙，根本沒有機會。至於《科考寶典》，他本打算見完朱秋鴻就去書鋪，所以一起帶了，沒想到跟朱秋鴻談得太興奮，把包袱忘在這裡。

朱寄雲將東西留了下來，告訴家人不要聲張。

傅登科發現自己的包袱不見了，懷疑忘在朱家，就來找。

朱寄雲看了他的詩詞，在上面附和了幾首，見他來找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便讓家人謊稱沒有看到包袱。

傅登科根本沒想過朱家會吞掉自己的東西，還以為自己丟在別處，就離開了，準備大考。

後來朱秋鴻因為曹宏明的事情忙得不可開交，也沒機會再見傅登科，直到前些日子，他發現自己的女兒總是無緣無故的提到傅登科，他一詢問，才終於明白事情的原委。

此時他再想找傅登科，卻發現他已經科考完回了老家。

朱秋鴻就這麼一個女兒，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女兒能幸福快樂。

以前女兒總說自己不嫁人，只當那當壚的卓文君也就罷了，現在女兒終於有了這種心思，朝廷的大局又已定，他自然要帶著女兒出來遊歷一番，拜訪拜訪這位寫了《科考寶典》的苦寒老人。

至於拜訪的理由，女兒都替他想好了，朱秋鴻是有苦說不得啊！

他來的時候正好趕上傳老秀才一口氣喘不上來，差點憋死。朱秋鴻是醫道聖手，幾針下去就把傅老秀才給救了過來。

治人不只要治身體，更要治心，這也是朱秋鴻厲害之處。等傅老秀才好轉一些，他們一談，傅老秀才簡直如同吃了透心丸、通靈散，多年的執著竟然全部都放下了，這才有了傅折桂進屋看到的那一幕，現在傅老秀才估計想死都死不成了。開玩笑，要是讓他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女兒還不天天給自己臉色看！朱秋鴻可不敢去試驗。

這些傅折桂都不知道，她唯一知道的是，傅老秀才沒事了，傅登科不用再躲了。

「爹，大哥回來了，就在外面。他沒考中，不敢來見你。」傅折桂說完牢牢的盯著傅老秀才的反應，生怕他情緒太激動，有什麼意外。

傅老秀才乍然聽到這個消息確實很失落，可是一看旁邊的朱秋鴻，臉色又好看了很多，「讓他進來吧，我今天才知道這科考根本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，他沒考中也不能怪他。」

爹是什麼意思，難道科考還有內幕？如果真的有，也不是不可能，涉及到功名利益的事，又有誰能說的清？傅折桂了然。

傅登科進來後見到這樣的傅老秀才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，不過當他看見朱秋鴻的時候，這種不可思議又變得可以理解。

「朱先生。」他問過傅老秀才安好，就給朱秋鴻結結實實的行了一個大禮。

想到女兒看上了這小子，朱秋鴻心裡酸酸的，將他扶了起來。

傅登科自然要問朱秋鴻怎麼會出現在這裡。

朱秋鴻心裡更酸了，還要假裝不知道，將那本《科考寶典》拿出來，說對寫這寶典的人很感興趣，就出來遊歷一番。

「這本書竟然在您這裡，那我包袱裡的詩詞您看了沒有？」傅登科希冀的問，根

本沒想到要追究朱家下人騙他的事情。

朱秋鴻把那些詩詞交還給他。

傅登科低頭一看，他的詩詞底下竟然有人附和了詩詞，是工整的蠅頭小楷，意境優美，用詞練達，跟他的詩詞相比，猶如大雁跟白鷺一般相映成趣。

只是這字體怎麼看都不像出自男人的手筆，尤其不像是朱秋鴻的，他看過朱秋鴻的書法，朱秋鴻一般寫行書跟草書，筆鋒渾厚，與這紙上的字體相距甚遠。

「朱先生——」

傅登科剛張嘴，朱秋鴻就打斷他，朝外面喊道：「寄雲，茶好了沒有？」

朱寄雲跟周氏端著茶壺走進來，跟傅登科來了個面對面。

這不是朱寄雲第一見傅登科，卻是她第一次這麼直接的見他。面對心上人，即使是朱寄雲這樣的女子也免不了面紅耳熱。

傅登科也多看了朱寄雲兩眼，她這樣的女子，他還真沒見過。

就這兩眼，朱寄雲的腳步變得有些慌亂。

傅登科突然有些明悟，也許這紙上的詩詞正是這女子所寫，也只有這樣通透的女子才能寫出這樣寓意深遠的詩詞。

將那些寫著詩詞的紙收起來，傅登科決定晚上再細細的看。

朱寄雲將茶壺放在桌上，給大家倒茶。第一杯她先給了傅老秀才，第二杯給了周氏，第三杯才輪到朱秋鴻。

朱秋鴻握著茶杯，這才知道什麼叫「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」，只不過現在還沒嫁呢……

就這樣，朱秋鴻帶著朱寄雲在河西村租了一處院子住下來，每天給傅老秀才針灸治病，閒了就教教李玉歸，日子過得也算悠然。

他甚至做了打算，若是朱寄雲同意，他就直接把這院子買下來，再也不回京城去了，做一個「采菊悠然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老翁。在朝堂裡太累了，哪裡比得上這裡逍遙自在。

至於朱寄雲跟傅登科，兩人之間就好似那春日細雨一般，潤物細無聲。

對此，傅家、朱家誰也沒說什麼，可是大家都有所察覺，也樂見其成。

傅折桂也挺喜歡朱寄雲的，再加上李家沒什麼事，她就在傅家多住了幾天。

傅家這邊是一切美滿，李家卻有人吃不下、睡不著。

才三天的功夫，李小妹就瘦了一大圈，她每天作夢都夢見傅登科站在院中的梨樹下面，有時他會對著她笑，有時他會插一枝梨花在她耳邊，有時他就那麼靜靜的站著。

夢裡有多甜，醒了以後就有多失落，她很擔心傅家那邊的情況。

張氏察覺到女兒有心事，就問她怎麼回事，一開始她還不說，後來實在挨不住了，她就悄悄的問張氏覺得傅登科怎麼樣。

張氏見過傅登科幾面，長得還不錯，就是家裡太窮了。

李小妹卻什麼都不肯說了，一個勁的揉著手絹。

張氏沒有白吃這麼多年的米，立刻猜到了李小妹的想法，她第一個反應是不同意，現在李家有錢了，完全可以給李小妹找一個有錢的夫家。後來她仔細想了想，又覺得也還可以，甚至是很合適。

李家之所以這麼有錢，還不是傅折桂的功勞，有傅折桂在，傅家應該也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窮，況且她心裡一直有一件事特別煩惱，尤其是最近，這件事在她心頭越來越重。

那就是傅折桂之前說的那一席話，她說自己不會偷著找別人，若是想的話，會正大光明。當時張氏不喜歡傅折桂，自然沒把這些話放在心裡，現在她生怕傅折桂走了，這些話就成了她的心病。

若是李小妹跟傅登科成了，傅家跟李家的關係就又進了一步，以後她還怕什麼呢？

第二天，張氏就拎上東西去傅家探病，若是有可能，她也會順便探探傅家這邊的口風。

今日陽光明媚，傅老秀才按照要求躺在外面的藤椅上曬太陽，而傅折桂等人作陪。一個泥爐、一個茶壺、幾杯濃茶，幾人相談甚歡。

這時張氏來了，傅折桂有些意外，起來迎接。

傅老秀才跟周氏根本不喜歡張氏，但看在傅折桂的面子上，還是招呼了她。

張氏坐下，朱寄雲遞給她一杯茶。

她一看那茶杯只有核桃大小，就暗道傅家人也太小氣了，招呼人喝茶就給這麼小一杯。

一路走來，她也確實渴了，就把那杯茶一飲而盡，喝完口齒生津，她就端著茶杯又要。

朱寄雲又給她添滿。

直到第三杯的時候，張氏有些不滿的道：「每次只有這麼一點，什麼時候才能喝飽？」

李玉歸都覺得臉紅，他聽朱秋鴻提過，這種茶叫雀舌，是三皇子送給朱秋鴻的，這麼一點比一大塊黃金還貴，朱秋鴻平時都捨不得拿出來喝，現在張氏卻這麼豪飲。

傅折桂也有點尷尬，她站起身，「娘這是渴了，我去給妳拿一個大點的杯子。」

她直接換了一個大碗，將小壺裡的茶水全都倒在碗裡，張氏這才喝了一個痛快，暗道還是媳婦知道疼人。

傅折桂抱歉的看了看朱寄雲，她知道朱寄雲這是給誰準備的，可是現在卻讓張氏喝了個底朝天。

朱寄雲一點也不在意，又去屋裡拿茶葉，疼得朱秋鴻心裡直打哆嗦。

他的好茶啊！不知道他不回京城，三皇子還會不會給他。

又泡上一壺茶，張氏還沒想好怎麼說，朱秋鴻就談起想在院子裡種幾棵芭蕉，夏天聽雨打芭蕉的聲音，也是一種享受。

傅折桂說不如種幾棵葡萄，葡萄蜿蜒而上，夏天可以乘涼，秋天可以釀酒。

朱寄雲很贊同，還吟了兩句詩。

傅登科跟她心有靈犀，立刻念了下一句。

朱秋鴻拍手稱妙。

一開始張氏還能勉強聽明白他們在說什麼，不過再說幾句她就完全懵了，覺得他們可能在針對她，後來她看出傅登科跟朱寄雲的關係不簡單，就更加生氣了。傅登科怎麼能這樣，虧他還是一個讀書人，竟然腳踏兩條船！她根本沒想過只是女兒一心戀慕人家，而是覺得傅登科招惹了女兒，女兒也是一個傻的，喜歡誰不好，偏偏喜歡他。

張氏面上無光，心裡憋悶，也沒在傅家吃午飯，留下東西就走了。

「折桂，妳婆婆好像生氣了。」周氏送走張氏，有些擔憂的對傅折桂道。

傅折桂也很無奈，張氏是客人，朱家也是客人，她已經盡可能的避免張氏尷尬了，可是就算朱家父女大度，她也不能總是拉著朱家父女聊東家長西家短吧。

「等我回去再好好跟她解釋吧。」傅折桂歎氣。

張氏回到家，李小妹立刻迎了上來。

張氏狠狠的瞪了她一眼，要不是她，自己今天怎麼會那麼丟人。

李小妹的心立刻懸了起來。

到了屋裡，張氏立刻怒道：「妳就死心吧，大字都不識一個，人家怎麼會看上妳。」她這既是在罵李小妹，又是在發洩自己的憤怒。

識字就了不起嗎，看你們囂張的！

李小妹眼前一黑，差點暈倒在地。

第二十一章 亡夫原來還活著

四月十二日，文王縣突然被染成白色。這一天註定是不平常的一天，在位四十年的景德皇帝駕鶴西去，三皇子曹宏明登基，年號景安。

按照朝廷規定，皇帝駕崩是國喪，一年以內，整個景朝不得婚嫁，不得進行任何娛樂活動。同時新皇大赦天下，並決定在九月開恩科，招賢納才。

大赦天下？楊老五等人不會被放出來吧？開恩科，那是不是說他們要趕緊撰寫《新科考寶典》趁機大撈一筆？

傅折桂還沒反應過來，李家那邊就傳來消息，讓她趕緊回去一趟，李家出事了。李家今天真好似在作夢一般，早上來了一夥官兵，他們說唐家犯了重罪，要抄家。唐老夫人一直沒離開文王縣，李家這院子還在唐家名下，李家連帶著也被抄，值錢的東西都沒有了，就剩一些破的、爛的沒人要被扔了出來，李家人就如同喪家之犬一般，灰溜溜的站在街上，而同樣被趕出來的還有唐老夫人跟楊翠翠等人。樹倒猢猻散，唐家的下人除了紅芝留下以外，其他人跑得一個不剩，唐老夫人帶著病弱的楊翠翠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她不明白，唐家到底犯了什麼罪，落到這等地。

李家本想藉著唐家發財，沒想到好處還沒撈到就跟著破產，他們自然對唐老夫人

跟楊翠翠十分不滿。

這時候李三郎站了出來，他護住了唐老夫人還有楊翠翠。

雙方爭執一番，張氏帶著人回到李家老宅。老宅只建了一半，但總比露宿街頭的好。

而李三郎則帶著唐老夫人跟楊翠翠去了村頭破廟暫時棲身。

田素蘭跟徐氏見李家敗落，還沒來得及嘲諷田氏，又兩隊官兵來了。

第一隊官兵帶著聖旨，說唐明闌有從龍之功，特許唐老夫人住在唐宅裡，一切從前。

唐家又有錢了，李家還沒來得及後悔跟唐家翻臉，第二隊官兵帶來的那封信就好似炸彈一樣，把李家炸翻了天。

信是李大郎送來的，他說他現在是常勝將軍，下個月初六將迎娶皇上的妹妹樂安長公主為妻，讓李家眾人趕緊上京，去參加他的婚禮。

李家人根本不敢相信，再三跟那個軍官確定寫信的將軍確實叫李懷業，信也的確是送到五柳村，他們才恍惚的接受了這個事實。

唐家的宅子回來了，李家人沒地方住，就又回到原來那個院子暫時落腳。

「娘，唐老夫人不走了，這宅子是不是不會給我們了？」田氏苦著臉道。

張氏的臉一黑，「那怎麼行，她當時親口說的，怎麼能不承認呢。」

「娘，唐家都這樣了，妳真忍心去要？」李二郎悶聲道。

「怎麼不忍心？他們這樣又不是咱們害的，我去要回屬於咱們的東西，有什麼錯？」張氏冷哼道。

李二郎有點無奈，「話是沒錯，可是妳看白天三郎那模樣，咱們要是現在去要宅子，他還不得跟咱們打起來。」

張氏不說話了，她這個兒子算是白養了，這哪裡是兒子，根本就是一個冤家。她冷聲道：「三郎呢？把他叫回來，我們好好商量商量這件事。」

不一會兒，李二郎把李三郎叫了回來。

李三郎一臉警戒，就好似一個刺蝟一樣，如果張氏真敢提要房子的事情，估計他就會立刻爆怒。

張氏張了兩次嘴也沒說出口，氣氛立刻變得尷尬起來。

李二郎趕緊岔開話題，「大哥當將軍了，要咱們趕緊進京呢，娘，妳說，咱們什麼時候啟程？」

張氏鬆了一口氣，「什麼時候，明天早上唄。」

「大哥要娶長公主，那長公主以後就是咱們的大嫂了，長公主又是皇上的妹妹，天啊，咱們豈不是跟皇上是一家人了？」田氏捂著臉，滿臉驚喜的道。

跟皇上是一家人，那以後是不是有吃不盡的山珍海味，穿不盡的綾羅綢緞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？他們不由自主的紅了眼，手抖個不停。此時根本不用言語，他們就知道其他人的想法，並以此為出發點，又想到了更多的東西。

屋中的溫度陡然升高，弄得每個人都口乾舌燥。

傅折桂推門進來，幾乎能感覺到一股熱浪迎面撲來，再看看裡面的李家人，他們

就好像被扔進三溫暖一樣，每個人都眼神火熱，鼻尖冒汗。

「大嫂。」李三郎一句話打斷所有人的幻想。

這時他們突然意識到，若是李大郎娶了長公主，傅折桂就不可能再是他們的大嫂了。

傅折桂還不知道李家發生的事情，只覺得屋中的氣氛十分詭異，大家看著她的眼神也很怪，好像在同情她、可憐她，便問：「發生什麼事了？你們這是怎麼了？」她首先看向張氏，張氏躲開了她的目光，她又看向李二郎，李二郎也欲言又止，低下了頭。

最後，傅折桂直接看向李三郎，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李三郎倒是沒躲，深深的看了傅折桂一眼，「大哥沒死，他今天來信讓我們去京城參加他的婚禮，下個月初六，他要娶長公主為妻。」

傅折桂身體一軟，一手扶住門框，一手揉腰，臉色立刻變得蒼白起來。

「娘，妳怎麼了？」李玉歸是跟著傅折桂一起回來的，見狀趕緊扶住她急問。

李家人也被嚇了一跳，他們沒想到這個消息對傅折桂的打擊這麼大。不過想想也是，熬這麼久，日子終於好過了，丈夫卻要娶別人，若他們是傅折桂，也比她好不到哪裡去。

「大嫂，妳沒事吧？妳別怕，就算大哥不認妳，我也認妳。」李三郎趕緊過來想扶住傅折桂。

傅折桂一把推開他，踉蹌著回屋。她這樣分明是傷心至極，卻還不想讓李家人看到。

李三郎狠狠捶了一下門框，也走了出去。這算什麼富貴？他根本不想要。

李家其他人也垂下頭，剛才的歡喜頓時少了很多。

傅折桂回到屋裡，立刻將門關了起來，翻箱倒櫃的找東西。

「娘，娘妳開門，妳別嚇我，妳快開門！」李玉歸哭得跟隻花貓一樣，一邊哀求，一邊敲門。

「你讓我安靜一會兒。」傅折桂有氣無力的道。

李玉歸哭得更厲害了，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傅折桂這個模樣，他真的被嚇到了。他想再敲門，又怕傅折桂嫌他煩，只能抱著雙臂蹲坐在門口，無聲的抽泣著。都是因為爹沒死，還要娶別人，所以娘才會這麼傷心！李玉歸第一次這麼恨一個人。

傷心什麼的，傅折桂根本不知道啊，她只知道自己現在必須趕緊找到那個東西，不然就要出糗了。

她在剛才回來的路上就覺得身體不太對，小腹脹脹的，不是吃壞東西的脹，是那種往下墜的脹，所以剛才李三郎跟她說話的時候，她更多的注意力其實是在自己的肚子上。

結果李三郎的話還沒說完，她就感覺到一股熱流湧出，小腹處更是爆炸一樣開始絞痛，所以她才臉色蒼白，身體發軟，迫不及待的跑回屋子。

「找到了。」傅折桂終於在箱子的最底部找到一塊厚實的棉布，那是她早就準備

好的。

來這個世界兩個多月了，她一直沒用上，還以為自己的身體因為穿越出了什麼毛病，原來就是來晚了一些而已。

好吧，傅折桂承認，是晚了很久。

把髒衣裙換掉，處理好身體，傅折桂已經疼得完全直不起腰了，一步一挪的爬到床上，就好像一條死狗一樣僵直著身體趴在那裡，不敢動一根手指頭，生怕那疼痛又加重。

小腹又墜又疼，沒一會兒胃也開始疼，甚至有種噁心感，傅折桂真恨不得自己立刻暈過去，還能好受一點。

不是已經用生薑片蓋肚臍、花椒水泡腳了嗎，怎麼一點效果都沒有？傅折桂滿心的怨念。

至於李大郎什麼的，她根本懶得去想。若是他娶長公主她能減少疼痛，她希望他娶一百個，這樣她又能活蹦亂跳的了。

沒一會兒，李二郎發現了傅折桂的不妥，他想勸傅折桂，可是又不知道從何勸起，就拉著一邊的田氏讓她去勸。

田氏對傅折桂的感覺很複雜，既感謝她帶著李家過上好日子，又有點嫉妒她。現在傅折桂倒楣了，她甚至隱隱有些開心，自然不肯去勸，轉身回屋，準備打點行裝去京城。

李二郎是男人，有些話根本不方便跟傅折桂說，就去找張氏。

此時張氏正在跟李小妹一起打點行裝，聞言猶豫了一下才下床，來到傅折桂的門外。

看李玉歸哭得跟一個淚人一樣，她的心立刻揪了起來。

傅折桂無處可容，李玉歸何嘗不是？哪個女人喜歡別人的孩子，尤其對方還是長公主，以後李玉歸的日子可想而知。

張氏把李玉歸拉起來，給他擦乾淨臉，然後敲了敲傅折桂的門，問道：「妳怎麼樣？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？」

傅折桂如見救星，立刻低低的喊道：「我想喝紅糖水。」

這個時候還想喝紅糖水？張氏一臉懵，難道是心裡太苦了，想喝點甜的甜甜嘴？似乎也只有這個說法可以解釋。

不過還能喝紅糖水也是一件好事，張氏點點頭，「妳等著，我去給妳煮。」

要快……傅折桂一頭虛汗，想說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以前她室友生理期，每次都特別疼，有一次甚至直接暈倒在廁所裡面，那時候她有些不懂，生理期而已，怎麼會暈倒？現在她是信了，真的會暈倒啊，她現在就已經眼前發黑了。

張氏讓李二郎回屋休息，自己領著李玉歸去煮紅糖水。

一會兒，紅糖水煮好了，她想去端，李玉歸卻搶先端了起來，「奶奶，我去給我娘送。」說著，他的眼圈又紅了，可是他卻忍著沒讓眼淚落下來，怕眼淚落在糖水裡，糖水就不甜了。

張氏心有所感，摸了摸他的頭，「好孩子，你娘沒白疼你一場，去吧。」

李玉歸小心的端著碗，來到傅折桂的門外，怕傅折桂看到他這樣不喜，他用力的眨了眨眼，把眼裡的淚水憋回去，然後才擠出一個笑容，甜甜的朝裡面喊，「娘，紅糖水好了。」

傅折桂根本沒力氣起床，可是又不得不起來，她忍著劇痛，一步三晃的打開房門。就這麼幾個動作，她又出了一身冷汗，汗水濡濕了她的頭髮，濡濕了她的眼睛跟臉，就好似她剛哭過一樣。

「娘……」李玉歸低下頭，不敢看傅折桂，生怕自己會哭出來。他已經長大了，是個男子漢，不能哭，他還要保護傅折桂。

傅折桂靠在一邊的門框上接過紅糖水，一邊慢慢的吹著，一邊小口的喝著，喝得既認真又急迫。

一碗熱熱的紅糖水下肚，她的身體立刻有了一絲熱氣，不那麼僵了，小腹也不再那麼劇烈的疼痛。

傅折桂用手抹了一把臉上的冷汗，晃晃悠悠的躺回床上，裹緊被子。

「娘……」李玉歸有千言萬語，不知道該如何跟傅折桂說才好。

「娘有點累了，今天不能陪你，你早點休息，明天還要啟程進京呢。」傅折桂勉強擠出一個笑容，低低的道。

「我是不會走的，娘在哪裡，我就在哪裡。」李玉歸發狠一樣道。

呃？傅折桂有點反應不過來。

李玉歸沒等她說話就關上門拿著碗跑了出去。

傅折桂想問問他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，可是精神實在不濟，只能先把這件事放一放，等明早再說。

李玉歸把碗放回廚房，想起傅折桂那副淒慘的樣子，又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哭了不知道多久，他把眼淚擦乾，咬緊牙齒，變了一副可以稱得上兇狠的臉色，躡手躡腳的回到傅折桂門前，小心的坐了下來。

以前是娘守護他，從今天起，就該由他來守護娘了！

今夜，李家註定是一個不眠夜。

張氏到現在還不敢相信李大郎沒死，這一切就好像是夢一樣，她想到了以前的事情，那些關於李大郎的，又想到現在，關於李玉歸跟傅折桂的，還想到了以後，他們進京城，真的會有好日子過嗎？

旁邊的李小妹也睡不著，她沒張氏想的那麼多，她除了想李大郎之外，就在想一件事——以後她的身分變了，也有錢讀書了，傅登科會不會喜歡她呢？

李三郎從屋裡出來就去找楊翠翠了，唐老夫人年紀大了，遭逢巨變，一下子挺不住就病倒在床上。

唐家的下人只剩下紅芝一個人，她又要收拾屋子，又要給唐老夫人請大夫熬藥，根本沒辦法照顧同樣也在生病的楊翠翠，李三郎自然要管。

他給她們準備吃的、喝的，幫她們收拾屋子，還守在外面以防什麼宵小趁亂進來騷擾楊翠翠等人。

知道李三郎就在外面，楊翠翠的病突然好了很多。此時她還不知道李家要進京的事情，李三郎也不敢跟她說，怕她多想。

至於李二郎跟田氏，他們是李家最輕鬆的一對。

收拾好東西，他們正準備上床睡覺，就聽外面有人敲他們的窗戶。

「秋燕，妳過來，娘有話跟妳說。」是徐氏，她在叫田氏。

田氏一陣厭煩，她能猜到徐氏想說什麼，無非是想跟他們一起去京城享福唄。「我已經睡下了，娘，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不行嗎？」

「明天就晚了，妳先出來。」徐氏堅持。

田氏悶悶不樂。

李二郎勸道：「好歹是妳娘，妳就出去看看吧。」

她這才下床，將門虛掩上，跟著徐氏來到她跟田素蘭住的屋子。

田氏猜的不錯，徐氏正是要跟她說一起進京的事情。

「這還要聽我婆婆的意思，就算我婆婆同意，那些官兵也不一定同意。他們是來接我們的，你們不是李家的人，跟著去算什麼？」田氏翻了一個白眼。

徐氏要被她這種態度給氣死了，「咱們兩家是親家，李大郎成婚，我們本該送點賀禮去慶祝一下，怎麼，他成了駙馬，就不要我們這些窮親戚了？」

「這話妳跟我說沒用啊，我又不是公主。妳要是把我生成公主，別說進京城，妳就算進皇宮，也沒人攔著妳啊。」田氏嬉笑道。

徐氏臉色鐵青，啞口無言。

「娘，妳慢慢說。三姊，渴了吧？喝點水。」田素蘭給田氏倒了一杯水。

田氏還真有點渴了，一飲而盡。

李二郎等了半天也沒等到田氏，仔細聽了聽隔壁，好像沒有爭吵的聲音，就以為她們在說悄悄話，也沒在意，不一會兒睏意襲來，他酣然入夢。

不知道多久以後，田素蘭突然起身往外走。

徐氏趕緊拉住了她，小聲的道：「非要這麼做，沒有別的辦法嗎？」

田素蘭眉眼低垂，「娘妳說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總會有辦法的，等跟著他們進京了，妳還怕找不到好姻緣嗎？」徐氏無奈的道。

「好姻緣？」田素蘭的臉扭曲了一下，「咱們在文王縣這麼久，可曾找到好姻緣？娘妳還看不出嗎，三姊跟李家根本不會幫我們。沒有他們，咱們兩個農家女人，到哪裡去找什麼好姻緣？就算找到，人家也不一定會娶我。」通過李三郎的事情，她是看清了，女人並不是有美貌就可以的。

「再說，李二郎不算是好姻緣嗎？李大郎當了駙馬，他就是皇親國戚，我跟他也不算委屈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徐氏把視線投到了一邊，那裡，田氏正睡得香甜，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打李二郎的主意。

「娘妳別想了，就三姊這個樣子，成婚三年連個孩子都沒生，李二郎發達以後還會留著她嗎？妳看看縣裡那些稍微有點錢的，哪個不是妻妾成群？李二郎以前是沒錢，以後可就不一樣了。我就不同，我覺得李二郎對我也不是有一點意思都沒有。」說到這裡，田素蘭暈紅了臉。

徐氏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「妳向來是個有主意的，妳覺得好就好吧。」她低下頭，摸了摸田氏的臉。

田氏也是她的孩子，她不是一點也不關心，只是算命先生說了……

田素蘭瞪了田氏一眼，心裡又是憤怒又是不甘。憤怒當然是對田氏的，田氏藉著李三郎報復她，她早就想報復回去了，至於不甘則是對她自己的。

如果有更好的機會，田素蘭根本不會選擇李二郎，可是田氏剛才那一番話斷了她所有的希望，她不得不如此。

邁著蓮步，田素蘭如一朵雪花一樣飄出了門。

第二天天還沒亮李二郎就醒了，一想到要進京城的事情，他就興奮得睡不著覺。外面還是黑的，院子裡一點動靜也沒有，李二郎也不著急起，伸手去摸田氏的腰。不盈一握，入手細膩滑嫩，李二郎嚇了一跳，半坐起來朝旁邊看去。

田素蘭只著一件白色睡裙，露出纖細的脖子還有大片細膩的肌膚，滿頭烏黑的秀髮散落在枕頭上，更襯托肌膚似雪，眉眼如畫。

「二郎……」她輕輕的喚。

李二郎嚥了一口口水。他不喜歡田氏，這是事實，他一向愛乾淨，田氏卻很邋邇，他為人忠厚，田氏卻很刻薄，他相信勤勞致富，田氏卻好吃懶做。

而田素蘭恰恰是他喜歡的類型，能將普通的菜色做出誘人的模樣，穿著得體，打扮精緻，又讀過書，有一種別人沒有的氣韻，這一切都讓他十分欣賞。

李二郎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，身體裡有一隻野獸在叫囂，可是理智卻讓他趕緊住手。

就在他掙扎的時候，大門「砰」的一下被人撞開，田氏披頭散髮的衝了進來。

「好妳個小賤人，偷漢子偷到我這裡來了！」田氏過去抓住田素蘭就是一頓撕打。田素蘭也乖覺，她甩開田氏躲到了李二郎的身後，捂著臉直哭。

田氏再想追著打，李二郎一下捉住了她的手，喝道：「妳鬧夠了沒有？」

「我……」田氏看著李二郎那冷硬的臉，突然淚如雨下，放聲痛哭。

她可以跟田素蘭拚命，可是她對李二郎不能，這場戰鬥她還沒開始就已經輸了。他們這麼一鬧，自然把李家的人都鬧了起來，大家都聚在李二郎的屋子裡。

傅折桂也來了，看著這荒唐的一幕，她覺得李家簡直無藥可救。

就他們這樣還進京，進京以後不是成為李大郎的笑柄，就是被人生吞活剝，連塊骨頭都剩不下。

她站出來對張氏道：「娘，大郎要娶的是長公主，人家怎麼可能允許我的存在。我還想多活幾年，看在咱們相處得還算不錯的分上，妳能不能發發善心，給我一

份和離書？」

傅折桂一整晚沒怎麼睡，臉色鐵青，眼圈烏黑，真是憔悴得不成樣子。她以這種形象說出這種話來，張氏真是不忍心拒絕。

「沒別的辦法了嗎？」張氏現在也挺喜歡傅折桂的。

傅折桂苦笑了一下，難道要她學秦香蓮千里尋夫？怕就怕景朝沒有包拯，救不了她的命。為了一個陌生男人，她真不至於做到那一步。

有那個時間，她不如回家養好身體，再尋一個男人呢。就算尋不到男人，她養條狗也比這樣好。

張氏默然。

傅折桂也不煩勞別人，「刷刷」寫了一份和離書，讓張氏按手印。

張氏猶豫良久，按上了手印。

傅折桂將和離書收好，突然覺得輕鬆了很多，以後這李家就跟她再無關係了。

她懶得看李二郎這些破事，回身就想走。

「我們就要上京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，那個洗衣店就留給妳吧。」張氏急道。

傅折桂頓了頓，決定還是不要了，這洗衣店也有李家的心血，她拿在手裡不安心，要斷就要斷個乾淨。

至於賺錢，秋季又要大考，等《新科考寶典》寫好，她還怕沒錢嗎？

「不用了。」傅折桂淡淡的道。

張氏長歎一口氣，終究還是李家欠傅折桂的。

「奶奶，我不跟你們進京了，我要跟著我娘。」李玉歸從背後拿出一個小包袱，顯然已經做好了準備。

張氏還沒來得及說什麼，李三郎也道：「娘，翠翠現在需要人照顧，大哥那邊多我一個不多，少我一個不少，我也不進京了。」說完，他也退到了一邊。

那邊田氏還在哭鬧，說什麼田素蘭就是看李家要富貴了，就趕著勾引男人之類的，李二郎聽著刺耳，猛然道：「我也不上京了，你們愛誰去誰去。」惹得田氏又是一陣哭喊。

這都什麼事啊，好好的一個家，因為李大郎一封信就弄成這樣！張氏有點心灰意冷，「你們都不進京，我一個孤老婆子還進京幹什麼？大郎也是一個沒良心的，他要是想我，自然會回來看我；他要是不想我，我當他早就死了也就算了。」

第二十二章 歸家治身體

李家人不進京了，最難受的大概就是田素蘭跟李小妹，只是她們根本沒立場說什麼。

傅折桂牽著她的小毛驢，手裡只有一個很小的包裹，樣子比她來李家的時候好不到哪去。

這大概就是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，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吧。

這時候傅折桂還有心情自嘲，說明她的心情確實不錯。

李玉歸要跟著她一起走，傅折桂有點為難。李玉歸怎麼說也是李家的長孫，跟她走算怎麼一回事？

可是就這麼拒絕吧，她又有點不忍心，她也真喜歡這孩子的。

張氏站了出來，將李玉歸拉到了自己的身邊，「妳放心吧，我不會讓人欺負玉歸的，大不了我一頭撞死在她面前，我不信這天下間就沒有一個人情公理了。」

張氏這麼說，傅折桂放心很多。

她溫柔的凝視著李玉歸，從今天起他就不是她的孩子了，再見面時……

她想了想，道：「你以後可以叫我姊姊，若是你想我了，就到河西村找我。」

李玉歸低垂著頭，握緊了拳頭，他又成了沒娘的孩子了。姊姊？姊姊！他想哭卻忍住了。不是早就決定了嗎，不許哭，也不能哭。

傅折桂翻身上了毛驢，「噯噯」的往傅家走，一邊走一邊想，到了家裡要怎麼跟家裡的人說這件事。

唉，她這是和離，不是被休，可是在爹看來，估計也不那麼光彩就是了。

待傅折桂到了家，還沒說話，見到她那副可憐樣子的周氏就先心疼的驚叫起，「折桂，妳怎麼了，怎麼弄成這樣？」

傅家的人都被驚動了，就連朱秋鴻跟朱寄雲都從對面的院子走了過來。

沒錯，朱家租的就是傅家對面的院子。

傅折桂有點尷尬，她還想悄悄的說的，現在搞成這樣……算了，長痛不如短痛。她咬牙把李大郎沒死、還當了將軍要娶長公主的事情說了，最後把那份和離書拿了出來，「我想我只能先住在家裡。」

「李家人怎麼能這樣！」傅登科第一個變臉，他是個文弱書生，可是文人認真起來比武夫還要較真，說著就要往外走，「我去找李家理論。」

周氏抱著傅折桂，早哭得不成樣子了。

傅老秀才拿拐杖杵著地面，不斷的道：「作孽啊，作孽啊！」不知道在說李家，還是在說他自己。

旁邊的朱秋鴻也皺了眉頭，這種為了富貴就下堂糟糠妻的，他最是看不上。不過李懷業？常勝將軍，姓李，他怎麼沒聽說過？

唯一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、同情等神色的就是朱寄雲了，她甚至有些欣賞傅折桂。棄我去者不可留，亂我心者多煩憂，傅折桂能主動提出和離，這才是女子的典範。傅折桂可不敢讓傅登科去鬧，趕緊攔住他，「大哥，你聽我說，強扭的瓜不甜，你去李家又能怎麼樣呢？難道要李大郎不娶長公主跟我在一起？到時我的日子恐怕更難過。就這樣吧，我覺得挺好的。」

傅登科看著妹妹善解人意的模樣，心裡更加愧疚了。都怪他，怪他沒有考中狀元，若是他考中了，那李大郎怎麼敢這麼輕視自己的妹妹？

「真的，我真的沒事。」傅折桂真想哈哈大笑幾聲，表示自己現在簡直是穿越過來以後最開心的一天，只是她突然捂住肚子，她的肚子啊，真會找麻煩！

「妳病了？」朱秋鴻不愧是醫道聖手，立刻發現了傅折桂的異常。

她像找到救星一樣，趕緊點頭，眼淚汪汪的等著朱秋鴻給她診治。

傅折桂病了，傅家人拋開一切，趕緊把她送到床上。

朱秋鴻稍微一診脈就發現傅折桂生病的原因，「妳身體裡的寒毒積年日久，本來只要慢慢調養就可以，可是妳太急功近利，用了很多燥熱的東西，冷熱相撞，所以妳這次……才會推遲這麼久，疼得這麼厲害。

「不過這樣也好，現在我給妳扎幾針，把妳體內的寒毒給徹底逼出來，以後妳就再也不用受寒毒所擾了。」周圍有人，朱秋鴻並沒有說癸水的事情，只是一跳而過。

其他人聽著不是很懂，但傅折桂卻懂了，且一點也不後悔用的那些生薑、花椒水。若是以後都不會疼了，這次疼得再劇烈也值。

「先生，快幫我施針。」一大波劇痛來襲，傅折桂就差沒給朱秋鴻跪下了。

朱秋鴻點點頭，準備了一下便給她施針。

他的針法果然奇妙，幾針下去，傅折桂就感覺自己體內好似有什麼東西通了，那些冷的、熱的混合在一起，往身下湧去。

洶湧澎湃啊，傅折桂裹緊了被子，覺得自己一會兒有必要去廁所一下。

見傅折桂沒事了，傅家人又要去李家討個說法。

傅折桂當然不願意他們去，趕緊說自己難受，並要求傅家人答應她誰都不去李家鬧，她這才肯躺在床上好好養病，惹得傅家人唏噓不已。

Crescent